呂子評語

小題觀略內摘錄

時下文字皆自以為有法而其實無法統命曰顧頂顧頂之患由其初未嘗精講於小題也大題言盡勢足雖精微難求而體貌易設渾舉崖略猶可鋪張成篇小題變動不居半句隻字稍有增損即全理為之改易邈不相通不得其道坐受畫虎捕鼠之誚故有自詡尊宿而猝拈枯窘闘筆失措者其思索浮淺驟過生徑則苦澀而不能入其間架籠忽束縛於險仄則昧布置之方然後知其向所為鉅篇鴻搆原有所未盡也先輩大家多從此用力故於大題之推究肢勝曲盡其妙而機趣發乎天然無泛演怗懘之病今之學者自初為文即不講於此而遽求速化逆容鄙之胸造曼繆之習微倖苟得反取其套數之緒餘以為小

題。欣然自以爲無難。誑惑後生。轉相仿竊。幾欲笑古人之徒自苦者。宜其顢頇而更不成文也。乃論者不此之爲救。反謂小道無當於性道經世之學。而思有以易之。夫盈天地間。萬物萬事。無非文也。故曰皆備於我。若曰吾得其要者而已。是紛紛者舉不足問。則已取所備者而盡棄之。吾知要非其要。而得非其得此之謂義外。自告子陸子以及近代良知之謬。未有不出乎此也。聖人教人。豈不欲其務本而遠用。而曰興於詩。詩之爲道何與乎本與用也。然聖人以爲可興觀羣怨焉。事父事君焉。多識鳥獸草木焉。又何說也。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小題之道。亦如是已矣。論者又曰。吾非惡其小也。惡夫摹肖唇吻。則詆毀駁騎。優黠滑稽。便變駁詈。無所不效焉。斯不可爲訓也。其辨吾亦

取諸詩近代叛攻朱子者謂朱子於詩廢序說而入之淫風不可訓也然桑中氓丰雖序亦以爲淫亂者也其詞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又何狎褻纖豔之曲盡也不識當時師儒將廢此數章而不講習歟抑別有說焉而序又不足信歟曰此其爲刺也夫爲淫亂者之詞而所以爲刺文烏知夫舉肖脣吻者之非所以爲戒歟古來稱文章之雄者曰左曰司馬左氏於弑逆荒亂怪誕不經者撫寫尤精彩司馬氏傳刺客佞幸奸雄權詐者極意刻畫令千載下覽者如壁觀焉使二子者而在今日幾何其得與於斯文也夫美惡是非邪正人事之必然也聖人立言詎不專取夫美者是者正者而必反覆互對舉之何也孟子知詖淫邪遁之言而後聖人復起而不

易。正以是也。故狀善而不極善之至。不足以感奮。狀不善而不極不善之至。不足以創懲。極其至者。善與善不相蒙。不善與不善不相混。化工賦物。萬彙流形。皆自然而然。盡古今事理言語之變。而至道行乎其間。此小題之義通於詩。即凡為文章之法以進之性道經世之學。無有二也。又何顛頃之患之有。代序

小題為初學從入之門。門徑一誤。終身墮坑落塹。如蠱入腹。後雖知而求治。難愈也。故子弟為文須先遠俗派。如時下油口滑熟兒曹習之。旬日便肖。不數月輒成。使之解脫。即生龜蛇尙白首不離毛病。凡為父兄師友。當如妖魔狠毒以遠之。不可以不嚴也。

小題所以盡文字之變。除是天地間義理所窮。心思所屈。無可復生處則已。有則必須生盡。故是集家數最博。不以成格限之。不

以偏嗜險之然其中指歸固未始不一也韓公云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初取所喜者引之繼取所逆者治之漸推漸廣無所不學而後能自成一家此之謂得其性之所近若專守一格而不知變未見有得者也由淺及深自正盡倚是在教者因其材當其可而施不陵節焉耳

小題尤重者法法無定本只以恰肖題位劃清上下不可增損移撥為要近日鑿油滑之非法思有以變之是也然不得其真必以龐雜為大方以蕩軼為才情以脫落為高致此無法之弊與非法非均程子所謂扶醉漢扶一邊倒一邊非變之善也又有一種假先輩講說印板泥塑困縛文人心思坐貽腐爛無用之地名曰死法壞卻後生好材質不少學者知非法無法死法之不可為法則真法出矣以上附錄

文無古脈。無心得。縱合拍。只是鄙俗講章。不可以言文。猶演
義盲詞之不可以言史也。說理題能無一不本訓詁。卻無一點
訓詁氣味。尤難得。

立柱分股。固是古格。然出之須變化生動。使假借字樣。又成甚文
字。古人立柱之法。亦只要每股各有意義。不合掌。不倒亂。不複
疊耳。今之論者。但取字樣吆呼道破。即以為得法。而其中毫無
意義。或仍不免於合掌倒亂複疊。則立柱適增醜惡。為不讀書
人開支架捷法矣。故論文總以意理為主。莫墜死套于下。

小題文得大家氣魄尤難。似不工而工。似不密而密。非可從套數
求之。故難也。閱近文如黠徒與猾吏獄辭。越舞文律例。越欺罔
無情。直是死囚活計耳。

前輩論如題法。謂文之全體義理不可倒亂耳。非指字樣也。近見

雖曰未學等題中比必用雖字直起或作者偶然爲之亦是雖字假象未是正身借作游戲法耳遂杯傳爲不易之式極可鄙笑如孝弟也者股尾定以也者押住皆此類也

凡文波瀾映帶處巧而不鑿不礙其得法只是善於用側

慶曆以前先輩作虛縮題只認得本位界限分明步步倒縮節節順生到恰好處便住而下句自然接合此爲動下神品慶曆以後始開挑逗襯托法門似巧而實拙似靈而實死已犯續尾添足之病非古法也今文幷不會慶曆之挑逗襯托而別撰一副當醜調即在聖賢口中自作吆呼自作商量辨難曰我動下矣究竟下何曾動嬴得搖頭擺尾做出許多惡狀耳

凡文用經用古全在自已開點得妙則頑鐵皆黃金僅撫詞句以爲點綴者反使黃金成頑鐵也

如小車無軏等題。今人都避實蹈空矣。然則擬拾者即得爲實乎。曰是不然。凡典而切於題者即爲實。不切於題者即爲空。如雜是小車。移作大車不得者。即實也。寫盡一部考工記俱屬兩句通套用得者。即空也。彼徒於形貌求之。毋乃論文之下乎。

凡虛題入手即出題面。更無餘地。不失之窘。必失之露。先用虛翻取勢。入題後逐字鈎劃。使下意躍然欲出。却又一筆擱住。方極得步虛之巧。

搭題提挽爲易。過文爲難。過文多不如少。有不如無。庖丁之解牛。所謂恢乎有餘地者。其間原不容刃。然而劃然已解。躊躇滿志。此手法不傳也。

搭題不難於提綰穿插之有法。而難於轉換融鑄之無痕。時乎遇有反坫等題。只會撥弄虛字。如云有之者誰乎。夫誰得而

有之技蓋止此耳。見有考核詳明、箋疏華贍者，不識之曰太古奥，則訶之爲不靈動，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然典博矣，而用意處句句有對照，縈合處恰收住語位，此所謂法也。有法乃爲典博，否則爲堆砌而已。

文之妙在鬆。鬆之妙在筆快，筆快之妙在意多而語侍，則無閒文衍調。一句閒衍，便謂之泛，謂之懈，謂之庸率，不可以語鬆也。

情形不真，意致便死。故不窮世故之變，不足以盡事理之極致。文章高下，傳與不傳，亦在此耳。

點染襯貼處，皆出入風雅，滿幅經籍之氣，此爲雅音。今日除講章俗文外，不知宇宙尚有何書，而欲求大雅之復作也難矣。

凡虛題須看其虛在何處。虛在上較急，虛在下較寬。急則不容停筆，故當以虛發之於前；寬則尚有餘情，故當以虛宕之於後。

取下文。先輩善用順遞。至慶曆後始作反激。極易討好。然不及先輩處亦在此。

假先輩論法度。分做者必不可合。截做者必不可併。不知能手即股股合併做。而未嘗犯複疊合掌之病。則以其意思多。論不窮也。故講法則死。得意則活。

沾沾上下呼應縮結。法愈密。氣愈弱。綳布紐揑。都成兒戲。安得更有閎議浩氣耶。故作小巧文。須具真本領大氣魄始得。

凌虛之文。須有奇情。有快腕。有古文間架起伏。乃見勝場。不則如游絲冒塵煤。愈裊娜飛揚。愈見其孅纖耳。

凡文惟其義圓。故機趣皆圓。機圓便俗。義圓便雅。

張[illegible]斷而要求一句截云云。評。其摺捩也超忽。其起滅也幻詭。令人不可捉搦。不可正視。不可摹仿。得南華之神奇。而理法又適

在圜中。其孰得而近之。○章法離奇惝恍。意論橫恣莫當。三句一滚屈盤。不作挨聲討氣之迹。而逐逐字層折而出。此精於如題之法者也。時下以喝露題排膚衍敷襯為如題。正未夢見在。使熟讀此種文。初時茫然無依傍處。久之悟入。把柄自生。自然縱橫如意。無不合法。其樂當自知也。○而也雖亦諸虛字。一氣看來方活。纔著呆衍。便失神理。故虛字有緩有急。有虛有實。有合有分。不在節節逗情。字字印描。此又精於做虛字法也。

運章搭題。聯結渡卸諸法。不難。難在卷舒出落。純以灝氣經行。若得之無意。而極力用意所不能到。

樸實簡老之文。每嫌澀縮。澀縮者。理不足而氣不達也。惟理足故每股可化作數股。每句可化作數句。惟氣達。故以數股數句為一股一句。而其中頓折盤旋。沛然江漢奔馳之觀。

凡虛題善於曲折處埋藏正意。於縮咽處勾留口氣。故極透露。又極含蓄。而醞藉沖夷。無近來麤獷習調。甚難。

小題固以花簇生動爲佳。然使無層出意思。則雖欲花簇生動而有所不能也。時手技窮。輒舍意而求之調。三疊四疊。徒增醜態耳。

凡作疊字如申申天天與與切切偲偲等。都要從實際做出。乃佳。今輒以空腔調弄。或借偏旁反面疊字挑剔之。皆沒本領人。無聊活計也。

兩句相似題。以移撥不動爲妙。若用搆則換却詞語。彼此可通套矣。一則無法。一則腹白耳。

作文一落筆。即思作轉。李營丘郭恕先畫一尺樹。必無一寸直枝。此即文家三昧。然有學轉而反成輕薄者。此非吾之所謂轉也。

者所謂轉轉以意彼所謂轉轉以詞轉意極難轉詞極易學轉者當於轉中求難不可於轉中求易。

鄉黨篇數節題映帶之法亦人所窘題也所貴考核詳明詳明矣又要穿插穎巧穎巧矣又要筆力高古其此三者為難

點綴都從內則周官便使最易俗題用之皆新奇然所謂新奇者自有在也若復於周官內則中求之是即捃摭陳腐胃矣。

凡題字點染多意識少即就無意識處作意識連點染都活此是空中樓閣法得之可以不窮

治窘以贍治俗以雅庸人之所謂難也作家則又難在刻劃精切。運用無痕處耳。

虛題法論之最悉矣然又須看下文層次有虛一層者有虛二三層者題面雖同而下文各異則局亦隨變矣如雖疏食菜羮與

雖車馬句共面酷類。然彼處重馬要看得重。此處貪羨要看得輕。彼題虛二層。此題虛止一層也。故一樣雖字。却是兩樣。是又虛題一解。

串插映帶。作家與俗工同此蹊徑耳。只是出手不同。一則費盡氣力不得討好處。一則若不經意而共驚其巧。此豈可以死法求之。

音節古峭。難在有排宕之氣機局緊湊。難在有寬遠之神。

讀歐陽各傳總論。法度森嚴中自見變化神理。高淡中自露精采。故方幅排偶之文。只如散行文字。此深於古者也。

有下落語還他有下落。不打破語還他不打破。儘覺境界無窮。只是未說近時善於攔斷。說近時善於撇開。說了善於活脫。

題本以不解解之。作者必強作解。門取關攏。究無是處。此即禪家

所謂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也巧者即用翻礙反面層層翻駁只留正位不犯君來路我歸路人生會有相逢處又生方便法門。

割截題不患不知首尾生情之法。正患泥法而背理從見熟俗似有法實非法耳。如孔子與之坐至使者出一題坐出二字爲首尾關目固也然坐字有意理出字無意理若於對照無情強爲牽凑於是將出字穿鑿出許多俗解爲稱夫子與使者排場做作皆有機鋒公案非背理之甚者乎。此自以爲首尾生情而實不知以虛對實之法乃所謂無法也若其安頓自然有意理者還他實理未嘗喧賓無意理者還他無意理未嘗枯寂而關照有情神氣一貫乃大家至精之法此邪正之辨不止雅俗也。

無一股一句不恰合題位此法也其中賓主正反皆以奇思出之

巧也。而其奇思皆從經雅中議論證據而得學也。法生於巧巧生於學。此所以貴乎讀書也。今人不知五經為何物。而紛紛論題論文以為法應如何。毅然以其粗心自服為之。自已得法矣無惑乎其日趨於汚下而無法也。

論題貫省得出。却遺不得。貫插得入。却添不得。事省者在逆勢勢逆則逆。勢順則順。輕重曲折。映帶而出。或一語而得數節。或一語而得數句。隨手有無。忽隱忽現。此省得出也。事插者在起波波平則收束。見奇波起則轉換入妙。遠近斷續。接渡無痕。或頻呼而非真。或暗度而不覺。前斷後截。各還天然。此插得入也

凡游戲尖巧文字。使俗腕為之。定成演義笑腐。最陋惡道。故非明理而熟於古者。不可妄作也。

偏將人情粗淺意寫入理致精細中。另有異樣神彩。此非大家老

于不辨詩家不解少陵長慶語用俚俗妄生議論實只坐無此見識力量耳。

題必有要猶之先王設險無地不到然而秦之殽函鄭之虎牢則要也得此則勢如建瓴矣。

案在前斷在後或先立斷而案應或案斷並行其法皆本於左傳惟史記善用之人多謂左傳須先經起傳亦不盡然也左傳原自成篇編次者以經隔絕之耳。

廬陵與高范二司諫書何何罵他何何却原他寬一步正緊一步。退一步正進一步凡文用此法可是深文并平情也若認做爲彼出脫卻爲作者所愚矣。

凡爲合傳兩人非有甚同處則其文不奇兩人非有甚異處則其文亦不奇非有甚同是以磁引鍼也非有甚異是以水益水也

此須於遠近離合之間思之。便得其理。

單句題。惟挨做。故層次應接不窮。惟拆做。故翻覆出沒不窮。拆手非鶻崙。即亂竄。便窮矣。

敘事用散體。借幾句史贊套語作假古文。第一可惜以其無意思議論也。意論多。則轉摺自天矯。起伏自縹緲矣。

單句拆做固得法矣。然人能拆做不過顛倒空衍。能逐字有巧思乎。即有巧思矣。能逐字有來歷乎。故天下極奇極幻文字正在目前經傳中自具。不患手拙。但患腹儉。

文境幽峭雄悍。而步驟出落。又自然妥貼。此從柳州集得來。非時文中所有。俗眼針劄不入。定以為倘淡無味矣。

老手高人。祇是巧生於熟。熟生於切。

能手須玩其空中落想處。接頭落筆處。必從人四際路斷。忽然闢

出異樣神奇，卻正是順行穩步。鈍漢悟此，此生多少無礙真實法門。

搭題有字面之映帶，有意理之迴顧。字面之映帶，貴無意，惟無意故巧極而位置不紊。意理之迴顧，須實發，惟實發故樸□而意態橫生。此之謂大家。

長題難在折處，折處須極縈紆。搭題難在渡處，渡處須極輕快。

明理而有爽氣，纔不入講說家壁落，此是身分高貴處。

雖極虛靈題，必有遠神，須向言外遊行。雖極呆實題，必有正言，須有言內理伏。實者虛之，虛者實之。

相題之訣，只在善折。善折便層出不窮，若刻畫則無變化矣。用意之巧，只是善借。善借便字字傳出，若呆實寫則無生發矣。

引證題敘事天然，議論天然，不患其不能整齊，但患其不能參差。

整齊只是不用參差。乃見奇巧。但文須尋作參差不覺作參差

之妙。

凡題位甚窄者。逐節作緩緩可也。開不可也。處處關合意義。點逗翻辨。皆所以避開也。文無開筆。便是奇巧。

凡提挽以掩映為巧。直犯為拙。做上句便隱然有下句在。巧也。至其做下句處。竟若呆挽上句者。拙也。惟有意者能為巧。人所知也。惟意盛者故為拙。人所不知也。

埋題有經學氣。無講章氣。尤是難事

凡做極容活道理。其妙處只在著實。

凡文劈頭盡情駁翻。逼到開口不得。此下不為大謬。即成大奇。是亦淮陰背水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然議論痛快處。每不免蘇氏縱橫之病。又須分別。

文無典據。不成其奇。然使搜遍周禮考工奇文。竟安在。乃知仍在吾看題之頭耳。其法若何。曰。只要看得題字確極活極。方能用得考工周禮等書以成我之奇。

凡文之妙。在無閒話。搭題之妙。尤不可有閒話。凡文之所謂閒話者。空放一句。便是閒話。搭題之所謂閒話者。實講一句。便是閒話。做上句。便有下句在。做下句。便有上句在。做中段。便有上下在。令讀之者應接不暇。目不及瞬。方謂之無閒話也。

割裂題。全有他渾成。渾成者。奇巧之至。若出自然也。無奇巧而講渾成。則膚泛而已矣。惟若題。全有他生發。生發者。博辨之至確切不移也。無博辨而講生發。則粗鄙而已矣。

文貴雅而昌。華而則。日見梼胸俚吻。集濃釀之部語。奉吉祥之乞詞。自以為得金馬玉堂之訣。不知其於題為膚。於文為俗。於品

爲汚於心術爲邪也。

凡轉筆之捷。其來必紆。一句將轉。數句前必先有布置。其勢欲下。其理已足。故一句卽轉耳。若已至此句。然後索轉。只有捺硬任豈能轉。又豈能捷乎。今人不求所以捷轉之法。而徒欲其轉之捷。其不入於空滑者鮮矣。

史記之妙。只是摹寫情事逼眞。口角形神都到。而奇古在其中。法度亦在其中。非別尋奇古法度以爲摹寫也。

古人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予謂必行處要止便止。止處要行便行。方是文章之至。不如此不足以爲奇。不足以爲横。

文只有襯托法。如爲長者折枝題。先出長者。見得長者之命極重。襯出折枝極易來。一襯法也。既出折枝。見得折枝本易。紹轉爲長者。况乎有長者命在。亦襯法也。

層層逆入。故其勢益奇。其氣益厚。其鋒益利。假才情俗陋。爲只曉得頭一皮粗淺翻頭。亦自謂逆勢。却是朱子所謂只弄成一條死蛇。不濟事。

頂上句陪伴本句。即是糾纏。就上句脫出本句。便極清楚。一邊是從詞語上膠粘。一邊是就意思中邈出。老稚妍醜。迥乎其不同。如徒以頂接上文爲秘訣。猶皮毛之論耳。

文有一定做法。無一定局法。

凡奇文無確切根據。是爲野非奇也。

蹤跡驚云云。評意中以爲必如此轉。偏不如此轉。意中以爲必不如此轉。偏如此轉。人不能轉之意思。有他轉出。人不放接之句子。看他接下。凡有出落。必令我不見其蹤。突然而出。令人大驚此皆非特文家所有法也。

文有文之轉折。題有題之轉折。能使題之轉折。隨吾文之轉折。不以文之轉折。隨彼題之轉折。則得之矣。

吾嘗謂虛題若虛字。若豈惟民哉句題。虛字卻在兩頭。不特豈字一點便盡。即哉字亦不可點。何也。哉字氣勢爲豈字所促。一點之後。再轉不去矣。只將惟民二字層次折翻。豈哉二字處處照擱不放。末幅始出豈字。結句始煞哉字。非故爲做作也。題勢不得不然耳。

小題生發點綴。村學究皆能想及。此所謂見腐出神奇也。其點鐵成金之妙。只在用筆處。得用筆之法。則尋常意思。皆成靈異矣。

敘事題卻又於題外別尋情事。尋來又正是題中緊要。一句勝百句。一筆省百筆。故妙。不然。即是節外生枝。屋上架屋。

極累墜題。舉之若無。西人精於轉重。奇在輪外用輪耳。皆關智不

關力也。

援引典據，使俗手出之，皆成臭腐，故著色之妙，亦如以索貫錢，作家先要尋取這索子。

惟雅而巧，愈巧愈雋，巧而不雅，都成惡道，故必大家數方能作游戲文字。

凡文之至者，未有不動人者也，其不動，文未至也，文至矣，倘卒不動者，其今之文人乎，何故曰，其性與人殊，但知文之能決科，而不復知有忠孝也。

句句用突勢，而能不竭者，得轉換之法也，轉換須先識死活，以活路關以死路，令自然轉換不竭矣。

凡冷虛離遠之題，須急尋根蒂，用一敷衍閒話不著，此是文家活路，亦是文家死法。

凡著詞語只依稀彷彿者。正如官司捉人。只得其鄰附佐屬。非正身也。天造地設。移易不得。離意思無加。自能使讀者驚心動魄方知詞語原從意思生也。

還他步驟段落而段落步驟之中。能見筋節。此所以為巧。若使段落糊塗。步驟竄雜。先已轍亂旗靡矣。更從何處設奇乎。

凡搭題因挽𢬵而生議論者。大拙也。即議論而為挽𢬵者。大巧也學者當仔細參之。

陶士行之竹頭木屑。方其藏之。皆棄物也。及其用之。則至寶矣。人不肯於平時收拾棄物。預欲以備存亡之用。難哉。

文不翻駁不奇。翻駁不亟亦不奇。翻駁亟而後有危險。有危險而後有驚駭。有驚駭而後有歎服。然非大力不能舉也。

筆勢頓跌處不可直轉。折處不可停。渡接處不可順。凡文皆然。而

搭題尤甚。

雄瑋之論。盤屈行墨。但覺妥帖。正如游龍蜿蜒於禁法指鉢間。直緣絲絃耳。須知此是翻海手段力量。

人謂但題不難於堆積。難於空靈。吾謂不難於輕秀。難於質實。惟不以詞勝。而以意勝。乃真所謂空靈輕秀也。

長題不能駕馭。只坐無識。搭題苦多牽纏。只坐欠理。法成於識。巧生於理。其不可方物處。正不可移易處。若離理識而別尋巧法。即走入拙工死路。斷斷無出頭日子。

用題中字而作鈎搭。最易牽纏無味。而能于但覺其靈快。何也。彼以字面。此以意思。所謂意思者。只於質中反正開取之而字面隨之以出。若徒以字面。則糾結填砌而已矣。○又須玩其筆妙人亦此意思。米亦只此意思。而寫來自別。只是脫盡俗調新選

自開看其轉折出落絕不猶人人所在費氣力而不能達者何其省力而出色也

今之小題家大概坐不肯刻劃之病然使今人爲刻劃之文必成奇醜何者緣不讀書不過鄙俚村撰而已不讀書人總無一而可今人挨家比戶皆講變風氣吾謂正難有志之士急多讀根本之書然後議變乃得

四書小題[illegible][illegible]卷六終

呂子評語餘編卷七

程墨觀略內摘錄

論程墨者皆執得失以爲招故卑汚者既有低腐體裁之醜而其才情自命者又皆以粗疎破碎傲之先生謂此二家厥罪惟均蓋總不講義理而但講妝束其無當於道則一也故先生雅不喜講變風氣三字謂自周秦漢以至今日文字風氣無一日不變何待於人之變之惟文字所載之道則天地虧沉此理不滅雖風氣極變時必賴學者爲之救正孟子所謂反經是已故先生論文一以理爲斷不講風氣不講妝束亦未嘗專取高奇而厭薄平正也第膚淺板腐之死法浮夸軟俗之惡聲自謂平正其實似是而非則闢之甚力惟恐人墮入魔道鬼趣斯獨有苦心耳凡例

文之高下。不當以格法爲定論。

論文無死法。只看義理切當否耳。

文之貴賤。只在看書。書理切一等。文貴一等。

變幻文章。須看他針線不走處。

局隨義起。似奇反正。此於理有眞得。方能自立門戶。非世間斧

變法所能影射也。

說理文字所貴。曰眞。曰實。曰醇。不眞。則雖有如無。眞而不實。則淺

薄無味。眞實而未醇。則養之未深。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優柔

厭飫之神。

節次既極安詳。詞旨又復融洽。此種文致。書家之漏痕。畫家之滃

鬱。曲家之爽字爽音。琴家之半中半肉。詩家之不病聲律也。揣

摩者撫擬而不可得。乃變爲祈伶。眞末代兒孫矣。

熊伯龍文云云陸雯若看其一渡一提一結純是古文化境後來學者便成套語評所以學成套語者徒求之句調而不知其有氣骨也然又須知氣骨尚未是盡處緣作者精神止到得氣骨上住故文極蒼古而意理味薄後來之一折而爲浮套亦其勢然也故論氣骨者又當求之意理

近來講古文以唐宋爲歸再上至西漢而止若周秦手法與心口隔閡自然運用不來矣

施閏章文云云評文字足以觀人性學亦足以卜其平生故以貴重爲難然所謂貴重者初不在奇正濃淡間也奇正濃淡止是服飾不關骨相骨相貴重者縕褐衣爲其儀一也惟骨相輕賤而後講服飾試看世間講服飾者必市井倡優與不學之紈褲其輕賤可知矣乙丙之間以詞華爲貴重而流於蔽怪乙未以

後。以講章為貴重而流於村鄙。辛丑以後。又以吉祥大話為貴重而流於乞媚。總皆於服飾講貴重。而不知其真輕賤也。看此文未嘗不用詞華。而自然有鳴鑾佩玉垂紳正笏之度。惟其骨相高耳。學者但當求骨相。骨相既好。隨時服飾。其貴重自在。極雕繢文字。所言精警。亦有先民名程所難得者。時論概以詞重置之。使枵腹空拳之徒。反譏詞為文弊。而不自知其弊之又出詞重下凡幾等也。

孫若士云。勢者馭文之善物。可謂知言矣。然取勢必先鍊氣。鍊氣必先明理。理明則題之髖髀腠理。皆以神遇。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所謂目無全牛也。但向文法中求勢。那可得。

文家惟鍊之一字最難說。此是積學精思溶煅而成。須火候到此自得。不可以貌為而捷取也。今人不講於此。徒就聲口詞句求

之其軟者流爲熟爛硬者流爲俗賴皆自以爲鍊而不知其入於魔道也。作家之鍊。純是筋骨。故但見其高雅出羣。

今人最不解鍊字。但圖弄時下詞句至軟混熟爛處自以爲鍊。不知其正與作家之鍊相反。作家之鍊。正要淘汰凡近。獨存古人之精英。所謂鍊者。鍊其出鋒。非欲其模稜倒角也。

鍊之一字。人都不解。輒以詞句之軟混者當之。不知鍊之爲言。即書家之藏鋒。正取其鋒之中正精銳。非去其鋒也。不用努筋出骨。却渾身都是筋骨。此之謂鍊。

先輩必不以上下互插爲高。在上爲俊陵。在下爲添綴。故不爲也慶曆之末。此法始盛。然猶以隱然自然爲巧。今則竟有不論道理。毫無意思。但取字樣互見以爲得法。則愈趨愈下矣。

文以高簡勝者。筆不竭鋒。墨不盡汁。而牢籠造化於尺幅之中。書

家之逸品也。時人以枯鬆當之，猶俗下作雲林法，謂之逸筆，則可謂之雲林則非。

近人若無實際本事，故喜言虛神閑趣，專以挑剔語氣為能，不知無實際本事，則虛實皆失；有則虛實皆得。故欲講虛實，先講精切。先推所爭，切一分，便是妙一分，便是真本事。此外更別無奇，無時人閑套頭，亦不消老教書講章語。說理所至，情詞自備，斯為大雅之音。

目前事理，却異樣出色，不是另有議論稀奇，所爭思路入細不入細耳。

子長之文峻，孟堅之文緩。峻故變幻不測，緩故蘊畜有神。退之從峻出者也，永叔學退之，却以緩得峻。予聞學永叔却純用其緩

凡得氣脉於古，則其手腕健利有力，舉題中所有皆成聲，使放出

落高而轉邈快人視爲者不經意而得者皆其力大處也。

唐德亮文云評明快老橫是所長也儘多空疎則於理欠精確文人每坐此病蔚流讀之反棄其明快老橫而實其空疎以爲法以此歸咎作者所謂秦人燔書而追罪燧人氏也。

有機神有局度有骨有肉適練高融此當行作家文字也然理不細實便使數者皆減却聲價不可不知。

題而堂皇遜者多取浮詞俗調充之大要是叫街喝好語耳晏元獻譏李慶富貴曲詩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云是乞兒相看人富貴者非富貴語也又窮人強作富貴詩云腔挺化爲紅玳瑁眼睛變作碧琉璃聞者絕倒特作正玳瑁腔琉璃眼耳何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爲真富貴氣象乎。

名手舉一切堆漿醲釅之物。與一切方幅濶綽之態。盪洗而空之。而理體未嘗不厚。氣局未嘗不大。風釆未嘗不高華。然則文章得失。所爭不在腔調間亦明矣。

空快文切忌輕佻淺薄。而作家橫衝直突。所向無前。但見其光昌老鍊。其空快有本也。

挑逗描摹。時論之所謂有法有韻也。然於題之實處避却。如水上毬。以不沾帶爲妙。亦時之所謂法與韻耳。此說自萬曆來即有之。亦以爲先輩中一種。故尤難辨。

能於題之神氣。瞪目久注。忽然提筆疾追其所見。窮幽歷險。只在一眨眼無所不到。少鬆一步。即迷茫不可得。此種文境須具解衣浴蕩龍湫中手段。方有此本分逍遙。

評家謂語語着實。是大難事。看來着實未是難。着實而當理。當理

而自有發明斯爲難耳。要知不當理。無發明。亦承當者實二字不起。

文章有魔調。似演義非演義。似科白非科白。此自古文人之所無故曰魔。然有從極高來者。有從極低來者。低者出於學究講章。高者出於佛氏語錄。低之魔人易知。高之魔文人老學。每被淫惑溺而不知其爲魔。究與講章之爛惡同也。凡文字過高者當首辨而滌除之。

如貧而無諂章題概爲參悟話頭。似乎靈妙。大類村北丘說佛法越神通越鄙俚耳。刻經名理。耐人苦索處忽然一句半句道箇消息。令人言下超然。此却不是弄舌尖。狡猾可得。

化題之畛畦。入文之爐鞴。所謂鎔成汁瀉成錠。使俗子守之。汞飛鼎敗矣。

隨題陶鑄。作散作整。整以還題之實理。散以發題之虛神。而得力尤在散筆。句句立身題外。古人畫龍。必於支股斷處烘染烟雲爲不測烟雲奇。則鱗甲更奇矣。○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亦只是尋常眼前實景。看他說出甚容易。爲甚千古詩人刻劃不到。摹仿不來。可知詩句之妙。不可向語句中蹤跡也。見地高胸次灑落。下筆自有箇迥絕處。若只於前詩用工夫。不曉得向上一節也。是枉然。

思之尖能深入人。曲折所不到處。使其中更有一層留餘。使不見其深。筆之超。又能高出人識想所不著處。使其上更有一點芥蔕。使不見其高。兩者缺其一。則深者晦而高者滑矣。此種文。眞可爲浮淺膩鈍人。却病上藥。

凡題多穠膩軟熟之調者。得高峭雋逸最難。今人即講古也。只在

唐宋以下。不能問之秦漢前故其筆力愈變穢也。

文字首辨雅俗讀其文夷猶瀟灑如謫太白於殿廷作宮中行樂艷調而本色高致自在此之謂眞雅若是俗骨雖理解不謬格局如法而俗不可醫即不可以言文○俗有出於文氣者有出於理體者異裁之俗如乞兒登門喝采作吉祥富貴語油腔之俗如弋陽村劇場上場下同聲此俗之出於文氣者也至未嘗講究義理而妄論書有是非未嘗稍得古人行文之法而哆談先輩法度並羅講章一本自以爲學問盡於此此俗之出於理體者也然文氣之俗不過希世速售彼亦心知其鄙故稍有志識即能變改若理體之俗則其占地高而執說近乎正更牢不可破此一種俗人猶難識辨故自以講章爲文不特理體壞文氣亦壞此不可不首辨也。

無時文蒙氣無講章腐氣清淺中自饒雋永名理此為真色當行強加巴攬差排便俗態百出矣

老手行文如書畫大家晚年製作俱從極奇橫秀淵工緻中來故淺淺疎疎數筆令人玩之有不盡之意即文家所謂絢爛之極乃造平淡也

用意越濃出手越淡用力越重出手越輕用筋節越老辣出手越秀嫩此是作家純熟脫化時自有此種境界強迫取之不得也

文之貴賤分於骨氣不可於形模求也近人輒以夸大之語重滯之調粗俗之論充之此乞兒賀富貴非當身富貴者也骨氣之賤至此為極看先輩文止是本色風流自然高朗秀逸是為真貴然則骨氣賤者何以救之也無他法只是多讀古不慕求必得之道如此則心正心正則氣骨亦轉矣

或疑小講不是點上文處。曰。此論亦坐看煞了時俗格式。小講點上文直起。此法最古。後來用虛籠數語爲小講而後入題。此爲近古法。若小講說完全題。而入題又從新說起。乃時下俗法也。反執俗法以譏古法。不亦謬乎。若小講單冒全題。不承上文。還可點講。小講承矣。落題又承。不但逐節書斷。無此文氣。所謂頭上安頭。并無此格式。則又以亂寫無法之法。譏最古有法之法。不更謬乎。

古人雖極變化中。題界未有不淸者。不淸則無法矣。

唐德亮參乎章文 云云。**評** 一貫有一貫正義。忠恕有忠恕正義。兩下各自著筆。而關會處了然。此是先輩最高本事。固不用偷腔換氣。亦無假掉弄閃覷乎也。自論文者鄙依註說理爲學究氣。訓詁氣。以不著色相不落言詮爲高。於是學者日與理遠。凡遇

理題必避正面而尋旁枝與徑。如此章但取授受公案與言語同異機鋒。所謂一貫忠恕。則概置不講。非不講也。向來厭棄若浼。不知其說云何。雖欲講而不能也。一變而强爲之講。則又不得不出於學究訓詁膚鄙之塗。以爲避註。嗚呼。豈復有背理註義哉。此文亦犯前病。然其文特高。有客論近來滑調俗行之弊實始於唐君。曰。不然。唐之俗滑。猶本於古文。後來之俗滑本於講章。此不可同年而語。出自古文者。猶有思致奇趣。但少實理耳。若講章一派。則惟有爛惡而已矣。正如吏部論出身。一爲科甲。一爲雜流。其高卑貴賤固迥殊也。但講章之爛惡。粗事古學一者。卽知其非。其以古文爲俗滑者。到說道理處。無可支架。必借佛經語錄之套以自名高。老以爲古人之旁通橫溢。無所不妙。而不知其爛惡與講章同也。此又如科甲與雜流到溺職削籍

則一而已矣此一弊勿足以誤高明故特爲拈出

論學文云云論卑庸之文不足深辨稍有才識讀古者皆能心知其非但牽於揣摩之說不即棄置耳若此種文其見地與手筆頗高非卑庸之所敢望也故有才識讀古者易惑之不知雖有高下之別而其爲魔而不當理均也故特揭以爲辨○歷稽始於正嘉之後若魔調則自萬曆中始亦有高下二種下者出於講章小說湯睡菴之類是也高者出於佛經語錄楊復所之類是也至啟禎之間文有以莊列更漢大家古文而運用佛經語錄如金正希陳大士皆不免於此其品愈高其魔愈深此文乃其流裔也填學古者於此更當高著眼孔

先民精於理學勿自有發明不由訓詁却正得傳註之妙自嘉隆以後邪說浸灌叛道反攻若有發明必背程朱又不如墨守之

為愈近時名為遵註實不明註義但聲喚幾箇註中字樣便自以為得法作家此不特為邪說所鄙笑抑訓詁老學究亦慨訓其不通矣將來窮則必變此一輩楞胸捷舌之徒豈能出二氏之手其必折而入於邪說可知有心斯道者其憂甚當何如也

陸稼子使漆雕章文云云評其見處煞高然有過高到那邊處反見粗疎也是得會點分數多得漆雕則分數少學者不見此等文字眼孔低境界淺終久沒智力正不得以粗疎失之

文無他奇止要見得分明則一切蒙籠纏繞皆用不著其文必潔淨潔淨則轉折出落皆自由自在故便利便利則發必中的而所撰愈簡而愈精斯為老到老到則高矣

茨發彭子之文章云云評此文迴絕衆人處不在解題確不在局法古不在機神斂快只是說道理到十分平實是十分高妙

彼在解題局法機神講究者與淺之乎言文也此非精於經學理學固不能窺其藩籬亦信不及他好處

老手作文無他奇隨他裘來入時只是骨幹不改耳看其妥貼處自有容盤排界之氣

文之瑰瑋跌蕩不可一世者難其有像處使鬚眉生動耳若不著題目痛痒者雖奇瑰吾無取也

文章稱情得體處即是正大莊嚴作家高人在此識所謂有與不賭聲高也

奇秀在淵邃中來淵邃又在超脫中來令人久讀而意境常新此所謂自然靈氣

凡爲大言者其中無可大而假於言以大之吾正訝其不能大也按之有骨出之有味又何歎乎大言

康體謙文云云。評：端謹密栗，北宗之長技也。脫灑變幻，南宗之長技也。今南方皆邀半熟，如此奇肆之作，乃得之泰中。米子識老莊家精微盡為釋氏所竊，却去做他經教之廚。譬之巨室子孫，珍寶為人盜盡，却去收拾他家破瓮破甕，亦復相類也。

如早朝應制諸詩，取冠冕臺閣，亦未為不佳。然也須切題肯綮。詩語典雅，自見風神。後來徒以乞伶喝采之部聲，亦自附於冠冕臺閣，則又當須貶矣。

古文中能縮大為小。第一首公穀以短節促拍為排蕩縹渺之勢。令人讀之不覺其短促，此公穀之妙也。今人以刻仄尖纖為公穀，失之遠矣。

鄭粲文云云。仇滄柱：鄭子學本程朱，爲宗晉魏作古文，以方正學、王文成為法，獨於八股自謂不必入心，噫鄭子以無意成文而

我以有意質之理學之人。必能虛受。訴不予慽也。[illegible]有德者。必有言。若更用力於詩古文則言中工夫又加詳矣。八股不避體格異耳。道理文法。豈有異乎。言為心聲。書為心畫。古人於嘶笑思止。足以窺人底裏。見經營成立之言乎。賦海語言文字。無如王伯安。然伯安所作八股。理法亦未嘗不謹嚴也。程子寫字甚敬。云即此是學。故謂八股不必作則可。謂八股不必用心。即此語便不是學。則其所為者。朱晉魏方王者皆屬可議矣。此雖一時應付之語。然學者不可為訓。

文章虛妙處。皆生於實。彼不能實者。不能虛也。

以實為虛。而筆情高妙。令人摸頭不着。如雨中觀龍排蜿蜒分明。却不見其出沒起滅所在。此種變化。不向漆園家裏過來。亦無從擬議。

持正稱韓文凌紙怪發。鯨鏗春麗。然而衆響窮淵。章妥句適。文其
此氣象甚難。要不可不存斯意。鈍根穢業。妄思坐致榮膴。宋人
詩云。從來剽竊爲場屋。正是無由識古書。用指望能官顯達。到
頭剩得腹空虛。真堪愧悔死矣。
從人行文。大約而以輕淺引人。其力量俱留在中後。令人愈入愈
驚其難盡。今人所有。在起手數行已和盤傾倒。以後不是游演
了却。便說了又說。或另生枝節。皆不識養局法也。
凡於邊縫花草間牽纏見長。定於正面脫略。縱極奇談也只是空
疎沒力量文字。題中實義。正苦發泄不盡。何暇作支互纏夾閑
文耶。
文所貴者。爽氣朝來。玲瓏窗戶。無纖塵之翳。外間含含糊糊不痛
不癢。其名曰渾融。不容我道是不曾明白。說不出耳。

文字有學者氣有大人名士氣有和尚氣有村教書氣有市井氣時下興是市井氣多其典型則村教書而已惟學者氣絕少

胸無意義視題便有多寡虛實之迹羅縷細布力已盡於支配安得更有佳勝哉作家隊仗精工只是理足自有天然之巧

說理的確難矣的確而出之以超逸灑脫流動則尤難到此方是自得故凡自以爲的確而驅而納之村學鄙說之中而不知出者其所爲的確乃大不的確者也

於語言字句之外別有一種風神縹緲兆裏之在畫家謂之氣韻診脈謂之胃氣地理謂之生氣皆是物也文家得之爲文情此不可以迹象求者

文字到眞腔的板無虛者一分花假偷換若不從經學理學實講究一番來也無處討他消息正如禪家話句雲門曹洞外間有

來尋常作家閒之下耳。

文以靜氣爲至貴。而時論每以俗文之卑弱無氣者當之。不知靜出於雅。正與俗反。靜文必矜貴。正與卑反。靜則骨勝於肉。正與弱反也。從此推之。可以得靜之真。

文字到睹真實本事。便無絲毫躲閃那移處。不但隔膜覓皮。近遮不得。便依經傍史。是副之。不是正身。也都近他不得。其餘論格局。論出落。論氣體。論機神。皆不消論得。蓋理真實。則無所不備矣。

評文者動曰渾融。曰圓密。曰閒靜。曰韶秀。此數者。固古人文字中至高至美之品。然觀評者之所指。則實未曾知此數者是如何。而漫以含糊軟熟不着邊際者當之。不知其非數者。而彼固自有主名也。其名維何。曰只一混字盡之。何以爲混。曰只講調頭

不論義理。

時文亦有製局如法。氣度清閒者。可惜不曾向題目裏面認真道得一句。便恁休去耳。嘗訓子弟曰汝怕題目痛耶。題目敲汝手耶。如何遮東掩西。只討得一場沒理會。

評家謂絢爛之極。乃為平淡。滿貫之至。乃為波瀾。含蓄不露。乃為局度。最善論文矣。顧在今日先須辨雅俗。不則打油活套膚衍麤糊皆可肯附矣。

目空四海。方能開人間未開之境。要其落筆都在空際四旁。故文之不能為奇。大概犯粘皮帶骨之病。

文境明快直達。郭青螺所謂清空一氣如話者。此本色品骨最高之文。非摹擬倚倣之所及也。

取徑於幽仄之區。游神於泬寥之表。不無過處。然不得與塵土輩

比較短長。

有脫然處有的然處有恍然處有渺然處文之境界乃逸。

峻瑋之言其間毋不無粗處要之洪濤中無所不浮只是脉正氣盛不礙巨觀耳。

欲破俗士膠粘坑痼之疾須得雄奇橫肆手段陳白沙所謂附子大黃天下藥此處却正用得著也若更以精醇出之其妙當復如何請大家參此一轉。

文章能事要在實地耳虛神所以助勢而出奇然無實地則虛神亦無所附。

世所稱端凝閎達只在詞調上煉成吾所喜者其理正而氣搏自然端凝閎達耳。

時下文字局法非不安詳機調非不圓利神韻非不淋漓然只欠

一切字。故作讀之甚佳。細按之多不著實。是以先輩文字。本領只在意理。若專講局法機調神韻而不講意理。便成假合。

切題在意義。不在字樣。意義確切。則字樣露與不露俱佳。今不講意義而止論字樣。則主分賓者不過以吆喝了事。主渾發者不過以含糊混過。使作文者顛倒於選家無定之說。何嘗於題理乎。

遒飛中筋節挺露。此之謂華秀。華秀在骨不在肉也。若不論骨法。則市井癡肥漢。皆可作虎頭燕頷觀矣。

先輩論文貴乎質。質不非庸也。而況可以俗當之乎。質非肥也。而況可以醜當之乎。按脈中理。不少不多。不浮不沉。斯乎質之正則耳。

文之峭削者。必少雄浩之概。其疎濶者。文必無堅練之音。此唐以

後名家所不能兼也。

艾千子善講拙樸之妙。拙樸者。奇巧之極。近人所不曾夢見也。然有平實之拙樸。有渾浩之拙樸。有幽峭之拙樸。

喬日觀既庶矣全一段文云云**評**氣局甚冠冕宏正。按之却不耐咀嚼。以其詞多義少也。如何是義多於詞。只是意切。此文亦無題外溢語。如何不切。吾所謂切者。非門面貼合之謂。如富之必從庶講出。教之必從富講出。庶何以必須富。富何以必須教。庶難富亦易。富難教亦易教。富庶合如何。教富合如何。此中甚有精理。能洗發便是意切。只浮面鋪陳。縱極貼合。與題中精理膜隔。不可謂之切也。

今日人品文品。其病都欠一疵字。就時文言之。且不識經學理學為何語。只不識周秦漢唐宋為何書。而居然講義論文。收措奴

賈菜傭皆可稱名宿矣。至活套之調。熟爛之詞。爭剪關抄。若以不雷同為恨。互相稱歎。至下極汚。久而不厭。昔者套用別題文句。亦必稍更變而出之。今則公然對題通篇直書。且刻且行。恬不爲恥。皆可怪可歎。嗚呼。行文有恥。亦可謂士矣。

欲學古人。勿求形似。須先得其氣。欲得其氣。須先開膽力。膽力何由開。只是看得道理明白。自然無疑。横衝直撞。無所不可。隨地觸發議論。不論金銀銅錫。都可開點寶丹。則膽力足而氣沛然矣。但區區衲補幾句古文。麻布夾紵絲。死。只取活氣何處討此景象來。

劉須溪謂唐人文字皆界定格段做。所以死。惟退之一片做。所以活。此亦文中關捩了也。

古人謂子由文界畫定做却不好。子瞻不界畫一滾說去却好。皆

此關捩提筆直書。屈曲演注洄澓。純以一片神行。真有篇如股股如句之奇。

作家反正淺深開合之法。亦與世無殊。只是世間所謂賓義都是假藉名貌。最上不過尋得伴當副車。惟真作家擒拿盡是正身耳。此間相去抑甚遠。

凡詞多而理少則浮。語重而氣俗則穢。皆肉勝之害也。若理真則但覺其詞之高貴氣雅則但覺其詞之端凝。肉即是骨。又何骨肉之可分乎。

文章雋永之妙。止在言中。而言外之味。藏之不盡。亦無他奇。只是曲折掩托處。令我所欲言者。隱躍透露。而盡出耳。須知此是說意理。不是說文法。

凡說大話過火。便於理不切。文未嘗不端練。按之皆腐套矣。

自首訖尾。如題挨講。而肢節斷續。一氣溶化。天矯蜿蜒。不可尋其段界此種神境。須火候到此自會。不易臨仿。然須時存此氣象於胸中。雖凡胎亦能超詣。若錮於村講章之派。拘於假先輩之形。覩此種如仇敵。如天神。不敢稍近則曠劫墮落矣。

或謂兩截題總提起非古法。曰。古有何法。法何必古。只在當理耳。先總提。下面側分。亦有何害。但中後總做。則不如截做為得。蓋總做未免說了又說。多疊床合掌之病耳。若總做而不犯此病。又何害。

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題。論格則截做正也。分做亦正之次也分對之中。仍不失輕重賓主。與上下聯貫一氣之法。又其巧也而下語用意。皆有精義。不作寬套大帽頭。則又在論格之上。

凡小講下即直點全題者。必欲自出議論。不使循題中次第而然

若既隨題挨講矣。則斷無直點在前之法。蓋後面換講諸凡所
是此一句。若點在前。則後皆複剩矣。
文章中名貴二字最難承當。爲其不可以貌爲也。於體格法度不
細密。則雖高亦爲疎脫。若過於細密。則又入卑俗。無光華。則爲
枯澀。著意於光華。則又失之膚。此皆名貴之所反也。必湛深古
學。又精於時文之法。淘洗鍾鍊。皮毛落盡。乃見眞相耳。
極散題偏做得極方。多寡無痕。輕重悉敵。若此題非此格不可者
此局法生於意理也。方在意理。不在局法。方在局法。則爲割裂
方在意理。則爲變化。
文無霸快奔逸之氣。縱極脩飾冠冕。如于陽鑾旗旋騎陛衛森羅。
總是偶人形耳。
今人未嘗不遵傳註。論先輩。然理則講章之理。法則學究之法。謂

則得乞之調。豈可以此爲傳註先儒哉。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古文時文皆文也。今之腔板。謂之俗可耳。亦名曰文。豈不可恥。故當先辨雅俗。而後問其密疏美惡。

文有說盡之妙。有不說盡之妙。不說盡。却不是含糊遮掩。有待而假借。須有許多意思道理。擁到言下。却不消費力。只以淡遠之筆。點其大意。令人隱約盡見。此謂不說盡之妙。

至變者文。至不可變者理。格調者文之變也。俗法每以爲斷然不可移。如喜怒哀樂之未發節。言性情自然之德。不根戒懼慎獨。是一定不可變之理。選家見不根者。則云不根上。避註妙。見根來說者。則云根上本艾東鄉說妙。嗚呼。艾辛康何人也。乃可與程朱兩存其說。而無一是乎。理不可變者在之變。文可變者禁之變。直謂今之選家。文理俱不懂可也。

文有短小精悍。又復渾浩踔厲。此不在尺幅論廣狹者也。彼以委怯爲和平。迂繞爲舂容。束縮無生意。枯澀無議論。爲收斂者。其不翅池蛙之擬法部。

文無遒宕迴演之氣。囚瑣氣[illegible]皆行尸坐魄耳。未肯以蟠鷙驚奇。自然排闔驚犇。得此[illegible]

以理學爲經。以經學爲緯。以古文之學爲組織。此昔人所謂錦機也。

人於鳶飛戾天等題。最怕實講道理。曰腐。曰訛者。故寧取空滑一路。不知實講則傷快。安得腐。實講則通明高脫。安得訛者。彼空滑者。未能腐與訛若者也。腐與訛者者。未能實講者也。總之不會讀書講學。而欲猝乍到此。也大難。

所取乎變格者。貴其變化出奇。而更能發明微要也。於題義無徵。

而徒求異於章法拗翻之淺者抑變格之末也但以破甖腔鄙說則可。

贍麗之文無不耐久者中無有也以實義為體以古調為用斯光彩常新矣

典贍是易。典確則難將文不論何題隨手填湊無他只務夸繁寬泛耳若語語有來歷不混借則自然高華典貴

只用淺深反覆之法而章變幻令人應接不窮此是白描中最高手。通身是筋骨不可以皮毛仿之也。

朱子謂李翱文字皆從大處起議論蘇文皆從小處起議論此指發端言耳。惟大小具備斯縱横咸當若有小無大則敘次雖極錯落終屬小家有大無小則平點必忽略無味矣。

前輩論文謂神理亘古常新字句脫口成故今以枯管枵腹襲取

套詞若村學童描硃老弋陽度曲淺陋俚俗令人嘔吐若能發揮名理而以古文氣骨行之神奇滅沒莫知端倪今靡靡者欲襲而不可襲豈非絕代一快哉

體格脈縫之精密猶是時文家所能若下語字字落儒者窠臼如江都武侯宣公論事便有理學氣象須會此下講究來非熟爛本頭之所有也

康體謙凡為天下節文云云**評**短文能手多用曲此偏用直多用單句此偏用疊句多用玲瓏節貫此偏用縱橫排奡所云芥納須彌粒藏巨海極短文之奇變矣○短文講大意必撤過本文若挨講本文則不及大議論此偏前後議論雄放以發大意中幅只古錐點次本文而仍不滿三百言可知俗所謂短文原非法嚴只坐才窘耳○重巒複巘而以大氣舉之胸中若有一點

要短之意即不能奇橫至此。

今文萎薾如六朝子弟。無不襲衣剃面。傅粉塗脂。無一鬚眉男子。安得衣冠劍佩。顧盼熠如。一洗巾幗不揚之氣。

文氣壯潤若泄河海。一時難測其吞吐之所在。人以爲蘇氏父子。非也。直從漢人得來。時文中有此實是奇觀。學人即未能爲。亦須見得。放令肚皮開濶。

畫家最貴者氣韻之秀潤。而最惡者甘甜。甜者亦自以爲秀潤。而不知其實俗也。兩者相似而極相遠。何以辨之。畫之秀在神骨。而不在布設烘染。文之秀在思理氣脈。而不在聲調句字。凡在布設烘染聲調句字中求秀。即未有不落甜俗者也。

說道理直到滴滴落銅錢眼孔裏無他也。只是熟耳。如何是熟。理直到極處。心細到極處。氣靜到極處。

刻勁之文，難於爽拔，意論多而絕無支離閼澀之病，只是理足自達耳。

文無定體，體隨義立，只要明得定體之所以然，則不定更佳。

用經學最難，而用易尤難，非淺腐，即穿鑿耳。因謂易不可用之時文，此所謂不善操舟嫌港曲，不善作書嫌筆禿也。

題目大樣，文固須得體，然所謂大樣得體，有根本，有大義，有典則，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亦爲讀書則見識經術不同，若不能讀書而妄求大樣，不過市井之夸談，史胥之窮套而已，徒見其寒乞，安得大樣。

凡自命古學者，多失之粗疏，而專精理法者，則又成講說俚鄙之習，兩家分據門戶，畸互勝負以爲救，而文章之道遠矣，不知其所謂古學與理法，皆從假襲，故各不相通耳，不相通便非真理

真古也但真讀書人則兩者自一。

凡題苦多廓落語者一番鋪陳徒增穢俗或者遊而入於枯寂寒陋又於題之本體不相得正如王李鍾譚之論詩爭取舍於濃淡其不知詩同耳。嘗見錢虞山謂紫閣詩近世惟李西涯得體吾見西涯詩只是真雅真雅便自然莊嚴並貴論文亦當得此意。

文到說得震動精微或詫以為粗非也粗文不刻入刻入那得粗驚人者只是氣之驚悍耳然驚悍過火處自有語病亦須分別觀之。

看清義解横衍直撞不問金銀銅鐵信手拈來鎔成一器是甚樣氣魄若無此本領便精良至寶都為爐邊查礦耳故求氣魄者必於義解。

熊伯龍文自記 文極透快而一時名士以我為腐自立之難如此

評 大約名士先不識字義如所云腐者訓熟爛也朽也只惡也然則今日名士之文乃真腐耳若實學至理如終古此日月而光景常新正與腐字相反故凡以理學為腐皆不讀書不識字名士之言。

凌虛之技妙只在鬆鬆則腐矣不竭而變幻自生即本地風光亦運用有餘矣然須要意思多乃有生發不則鬆處皆成空殼

引述語可前後用引者大旨而中述其詞或尚有下文則止在前半用斷或前後俱未盡則於起講略斷一二語引入或轉側得手察性用斷亦有之乃有聖賢自言而半斷半順忽斷忽順者又近來異事也

文字中靈境極難得以其必從實地開出也名山勝地終古登臨

而奇變如一日。以其實也。桃源醉鄉。只好紙上恍忽。可羅之有。

愈切實本領愈大。故文之大小視乎理。不在詞調恢弘也。

論議禮下二句文 云云 **評** 根上文。單通章講此題針線盡之矣。抑末也。其爲根爲質。俱要從議論發越乃住。有議論矣。抑末也。有讀書人議論。有市井吏胥議論。故有指陳利弊。講究情事。大段亦不甚遠。然出之讀書人者。便有體識。有原本。有氣量。其規模精意之所至。自是不同。故同學相須用讀書人。非沾沾記得一文錢上年號源流遂足當讀書人三字也。不然禮下民制。只消幾箇吏禮戶部當該火房足辦矣。近來議論極曉暢者。毋不脫市井吏胥氣。如此文可見讀書臭味。

近日論文者。好言正大昌明。及觀其所指。則極卑汚鄙醜之文耳。

其訣不論題理。不用意思。止揀無破綻吉祥詞語。運之以圓熟套之句調。如乞兒叫門喝采者然。乃所謂正大昌明也。示以名理高昌一種。不知反目何名矣。

換題實講。層層有新警之思。與章旨上下節脈相經緯。股法不合掌。句法字法不沿衍。不虛榜。章法奇偶相生。參伍彌縫。如魚燕。

此種是王震澤直下法嗣。

文人心思。正當在人所不用處。用出奇勝來爲妙耳。如何今人論文。都要驅入腐爛無用之死地去。

敷綴者多驕駁解脫。皆逃空荒。肯用深思古力爲鉤勒。而虛實皆至。固當求之讀書人耳。

作文不在詞費。只要見識高人。

文字得情不得情。與生死眞僞。只在着眼落脈處。鬆不得一分。

局不嫌奇。要看理透不透耳。

文有全題竟不見踪影。不但格局。并句字詮解俱不見踪影。然却無一語不從題之骨髓出來者。若拘定格局論文。則有才思人斷無開口處。必欲其同腐爛於幾箇惡套醜調中而後已耶。

今人好言醇雅。不知二字極難承當。醇之反爲偏僻。所知也。而不知膚鄙之非醇。雅之反爲粗悍。所知也。而不知淺滑之非雅。

近人最不解作小講之法。大都開口說盡。已是一篇小文字。後邊反成贅複。其餘或入首太隔遠。或別生枝節。亦總無是處。此皆近時鄙教書俗選了。不識法度。蒙童開筆便錯。坑却多少好資質可歎也。

嘗謂昔日秀才難做。近日試易。當日極陋劣秀才。小箱中亦須抄一經子古文摘段類語一本。史學則王鳳洲。再抄蘇紫溪諸理齋

鑑一部。學者猶鄙笑之。今都不消得矣。可歎也。

今日之文。謂之描文仿文湊文塡文。俱可。謂之做文則不可。何謂描仿湊塡之文。必是易爲。故信從者衆。比見此曹爲之。亦復不易。蚓竅蠅鳴。聲悲思苦。竟有不能成者。則原未嘗畏難也。爲人所愚耳。

理題無油口閑文。亦無努筋刻骨。得註疏之精。無一點注疏氣。平平淡淡說來。如故鄉人道土話。如老成世故人談向來家常事。自然津津有真味。淺學者未許容易到得識得。

行文如伏陣。盡銳搗其中堅。其餘只須蹂躪而已。

文須不落窠臼始得。獨出機杼。提挈轉落。皆庸夫意中以爲不當如此者。而作家以爲必當如此。寒蛟出谿。不可端倪。使扣盤捫籥依樣葫蘆見之。亦當爲破[illegible]之[illegible]。

說理有生辣氣最難。生辣而明白淺易如話尤難。

細實文若悶濇。高爽文若疏略。透過此境。正是逈絕。

粗雜之中。自有精細。如生金出礦。不無砂石查滓。然寶光自然流露。蓋真金也。後來揀選精細。淘盡粗雜。以爲醇粹之業矣。然入煅不得。皆鼎汞假物耳。真假何以分。曰。實須見過書來。真何以不粗雜。曰。篤信聖賢之說。隨所見之書而講究之。

論格者詳於排場關目。矜才者盡於機勢橫流。若於題之要害。無樸實頭本事。則兩者總成死法。然所謂樸實頭本事。非呆填膚演幾句詞語之謂也。必於理實有所見。信筆直達。無須假揑始得。

凡用總提過文。固不如先提直起直落之爲高。然先提力量在實做要害。不在區區死格子上也。不可執此法以論文。

凡文謂之雅鍊圓秀者。以其中有骨而外有韻也。骨在理脉意思

韻則玩其用筆著色處。

文章到輕重虛實皆渾化無迹。無他。只是理明。理明便氣貫。

短文不枯率。只在理足。但講得間架出落。便茫茫地纔過。有何意味。

楊廷知者無不四句文云云。題兩大比雖是正格。然頓跌曲折之文。虛多實少。對偶中換字同聲。讀之尤特索然無味矣。此用繪之併做法。故節節瓏璁峭倩。或云。如此似題云知者仁者無不知無不愛也。當務急親賢之為急務。吾予矣。曰。即如此亦何害。村學究道聽得先輩有如題挨講一法。便呶口惑亂人。未有了日。我法不然。却是生龍。一任橫行逆走。

呂子評語餘編卷七終

東皋續選內摘錄

長文易虛浮。短文易枯寂。皆理不足也。理足只是道得著。道不著時。千言萬句。看來只如無有。道得著時。數語隻字。自是意味無窮。然須不是偶中。將數十冊理學書。一一在尺田寸宅中打叠過來方得。

虛題人苦難支架。於是用文外之文。語外之語。如微大臣也三句題。動云臣節未言其效何如事何如。雖其事其效未盡乎此。等句。竟如小說演義所云按下不題且聽下回分解者。可怪可笑。而相習成風。至今本為虛題祕密藏法。選家皆發盲圖。若非此不可者。貽誤後學不小。

與其取汕口空拳。倫腔白戰。使白丁皆自命為鴻儒。寧取當行偷

錄之文。端凝有法。切理饜詞。不令浮豔得竊其位。笑廣纖學究秀才强飲幾升罌汁耳。

簡鍊之文。須有老氣。法膾珍饈。極芬腴中。貴有薑桂之味。遊人痛恨此種。只喜鹿羨油肉。終是屠沽食料耳。

有論仲弓問仁章題文。夫子口中不露仁字。不露敬恕爲妙者。此正學究强作圓通派頭。萬曆末年講章論文大都如此。爲背畔傳註之由。不可不戒也。此章論箇恁麽。仁字如何要隱。只是要說爲仁。不可說竟是仁耳。敬恕是鐵板註脚。如何要諱。若云題中無敬恕字樣。然則存心推心等語又豈題中字樣乎。敬恕乃解白文。存推又解敬恕。尊講章而諱本註。豈講章字面反可入夫子口中乎。執此論文。將使天下視註語若鬼怪。必欲盡泯滅而後已。其害可勝言耶。總之解題貴乎切理。切理在乎體註。有

通篇吆喝檄怒，而全不得檄怒之理者。只為不曾做檄怒。有通篇不必露檄怒，而其理湛足。真是做檄怒文之妙。正在切理體註而氣韻生動，不在字樣之露與不露也。

圓密之文，貴乎切理。如綿裏鍼，須有鍼在。外間所作圓密，乃狐狸拜月戴髑髏耳。嫵媚即得，謂有人氣即非。

書家公案曰畫沙，曰印泥，曰屋漏痕。止是要藏鋒耳。藏鋒便有鋒在。非癡肥墨豬也。論文亦須得其鉦鉞筋節處。

清興之文，必精于煅煉，方有神味。但用空靈，便不耐尋玩。須令人上口爽脆，久咀益鮮，而無糟魄之可厭，乃為佳耳。

文最忌熟，熟則必俗。故士龍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陳言之務去。習之以為造言之大端。即書畫家亦惡熟俗。以熟裏生為訣。正謂此也。今人為文，惟恐一字一句不熟到十分，萬首雷同，如一

父之子。尚得謂之文乎。
文章著色不在堆垛隊仗。但骨氣高貴。雖淡淡烘染。自覺陸離。彼以點肌綴肉爲色者。直穢相也。骨氣如何。只在法律節鍊上看。布置全局。筆筆老到。自然高貴矣。
短文煆煉。如丹家銀母。一刀圭可開點千萬乃是耳。又如作咫尺山寸樹。須通身縮小。若于中忽作徑寸人物。便不成畫矣。
先輩謂文字。大段卓越。句字不足介意。如神王者疥癬豈能爲祟。若跛倒之人。雖五官肌膚無恙。然長桑若望而却走矣。故文不必無累句。而氣局純乎古文。見識便自淵大。正不許皮相家向牝牡驪黃摸索也。
法脈出落不可不講。然無蒼秀氣骨。而若意了此以爲老鍊。其老鍊處正是惡俗處也。名家不衫不履。滑機相引。而段落鍼線妙

入無痕。大呆子從何處覓生活。乃悟斜插犀簪散髻。非王謝家固不須捉此耳。

文貴有眞氣。眞則行文必簡樸。用意必刻深。遣詞必淡雅。此先輩之所以可貴也。

一題衆拈。變格勢所必至。變而仍當於理法。正見文人弄奇妙境無窮處。但自走難路耳。如不當於理法。雖正格無益也。

短文貴長勢。在轉換有不窮之氣。短文貴長韻。在蕩折有言外之神。彼枯縮以為短者。非能短者也。

短文無變換。則窘于邊幅。無意思。則枯索。無老峭之致。則稚子初試筆。僅免曳白耳。

文貴鍊粗以為精。非省多以為少也。

文有使人一望而知其為老手者。其間架方圓猶夫人也。句語虛

實亦猶夫人也。但言不妄發。必中要害。莊周所謂犁然有當于人心者。此却大難。須火候到此乃得。

有蒼老之骨。而後能為輕快之文。無本領而依口學舌。徒見其淺劣自撰而已。白傅詩老嫗能解處。却是作家不到處。但是如何用工來。

憨書內摘錄

冊子上言語。紐揑巴攬來說。終是不似。朱子云。須是爛泥醬熟。縱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老蘇平生因聞升裏轉斗裏量之語。遂悟作文妙處。所爭在熟不熟也。

與翁致書[illegible]時自謂上關腑臆。尚不愜懷。坡公詩。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境杖無適路。直覺意所便。又行至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尚記梨花村。依依聞暗香。

西湖東坡。一時在目也。下筆灑然。

各本序例附錄內摘錄

洪永之文。質樸簡重。氣象淵邃。有不欲求工之意。此大圭清瑟也成弘正三朝。猶漢之建元元封。唐之天寶元和。宋之元祐元豐蔑以加矣。嘉靖當極盛之時。瑰奇淸眞。氣越出而不窮。然識者憂其難繼。隆慶辛未。復見弘正風規。至今稱之。文體之壞。其在萬曆乎。丁丑以前。猶屬雅製。庚辰令始限字。而氣格委薾。癸未開欲媚之端。變徵已見。己丑得陶荏中流一砥。而江河已下。不能留也。至于壬辰。格用斷制。調用挑翻。變爲攻劫。意見龐逆。矩矱先去矣。再變而乙未。則杜撰惡俗之調。影響之理。剔弄之法。因同熟曰機鋒。皆自古文章之所無。村豎學究。喜其淺陋。不必讀書稽古。遂傳爲時文正宗。自此至天啓壬戌。咸以此得元魁

展轉爛惡。勢無復之。於是甲乙之閒。繼以僞子僞經。鬼怪百出。令人作惡。崇禎朝加意振飭。辛未甲戌丁丑崇雅黜俗。始以秦漢唐宋之文發明經術。理雖未醇。文實近古。庚辰癸未。忽流爲浮豔。而變亂不可爲矣。此三百年升降之大略也。東皐遺選前集附錄

一省一科之風氣定於主司。天下數科之風氣定于選手。通關解無合作。不得不因陋就簡。此主司之予奪兼數命者也。聚落豈先後而論斷之。引繩倒學。是非灼然。此選手之予奪專於理者也。故選手不與主司較遇合。而後足以論文。昔之選手。大都如是。故其書至今可以惠後學。今之選手。本領庸劣。其腹之空疎。手之甜俗。更甚于學究秀才。助彼說而張其燄。昔之選手能轉天下。今之選手爲天下轉。故曰今之選手。今之秀才之罪人也。東皐遺選今集附錄下同

與夫尾識萬曆末年士自本科十八房而外不知宇宙尚有何書前此作者尚有何人實學之衰極重難挽近時習尚正復如此己丑壬辰一返蔓縟而歸之醇正多老學好古之士故格力遒上乙未以來名曰模範先民實邇來疎甜俗其所見之理所宗之法不能出萬曆乙未之圍熟機鋒況能闚嘉隆以上之籬落乎戊戌己亥辛丑雅鄭方見未嘗無矯傑之作而外間盛行偏取下流不知佳文幾何盡為俗眼所埋沒矣

矣尾標摘當時俚俗字句為文禁且曰此等惡習始於一二疎之子以僥倖取捷後人無學無識輒相套襲日增月盛今之惡習尤甚矣目不識經史為何物而欲鍊飾詞彩不得不出於俗談評語見穢不堪有人悟近日一名稿全部只三百字可了以為祕妙蝍蛆甘帶鴟鼠嗜甚良不虛也

癸丑夏余尋宋以後書於金陵得借抄黃氏千頃齋周氏遜迹堂藏本數十種又與諸友倡和飲酒樂甚留秦淮再閱月擕昔友陸雯若點選鬻於市市人謂風氣乍旋此書如飈激也余不知風氣爲何物旋不旋行不行何預人事見坊本有諸羣選劣狀者快意披終卷則故是何聲適口諭耳又爲之索然或曰彼固皆知文而以選爲業方將以其書媚賈聯婣童蒙津干講劉優等高第贊帳幭梯媒隮宮室妻妾子女臧獲之欲其關切如此得失交患祈嚮皇惑與心知其非不能不順時也公殆無意此數者益正諸余又烏乎正人心之汙下也久矣士不力學中無所主而丐活於外惟知溫飽聲勢爲志凡余以爲理也文也彼且以爲利也名也而又烏乎正雖然公刻陸君書既續之矣今增是集不更使陸選流通乎余感其言因合諸名本刪之其點

文得若干首以附今集後雖與外論不同然典型尚或略具令其閒有取充塞可析亦復不少嗚呼雖其盛又茲吾亦思棄畢

續選附錄下同

文體之敝也由選手而選手之敝也由蒙師時文法度之最淺近者如破承之貫切而高渾也小講之虛涵而勿盡也提挈之得脈而勿痕迹也提比之縱跳而勿急也小比之點次老鍊也中股之開合切實也後股之推廓而不儉不漏也過文之宜反宜正緩急合度也結比之有餘勇也掉尾之力勁而有別趣也一句之當拆發也全章之剪裁有要也連斷詳略之不可混也立柱分股之不可合併也布局命意之不可複疊也此宜童子試篇時講明久矣而今之巨公皆犯之選家賞歎之則豈非蒙師罪哉昔者盛時要中大家嚴重師傅皆不惜厚幣與養致敬盡

禮以聘名宿爲師者亦自珍貴以副其責今皆不然欄中之生撫有數金館穀若項王弄印刓敝靦靳承吝意者與之亦如其傭工然不患其無有也爲師者因各營徇監以求進旣得之則娶婦順旨諂事弟子彌縫及乎僮僕以是爲固館之術然且有攫而擠之者其價日以賤其品業日以卑其人日以衆或戲謂二千五百人爲師其徒數十人非徒少而師多詒無人不可爲師也師旣如是見文之奇博有本者憒不能句讀音釋講解則必力求空疏活套之書以爲業使其徒速成而已可免訕於是乎空疎活套之選家得哆然御門於其間亦無人不可爲選乎也選生師師生選文體遂極弊而不可返今縱不能驟還於古願卑比論文者取淺近法度其講明之其爲文也亦必取資於六經左國莊騷史漢唐宋作者如程畏齋之分年日程趙彥古

之學施成法具在，可仿而行也。余嘗謂五方言語輕重有異殊風，無一同者，獨乞兒爹娘之聲普天下無二。今文甚喙雷同，猶此聲耳。士龍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惟陳言之務去，苟力行之，有作者起，必來取法，是爲作者師也。

自開闢至今茲，其爲文不知几幾何變也；自今茲至不可億算，其爲文又不知几幾何變也。有腐儒焉欲起而一之，必有腐儒焉起而爭之，又必有腐儒焉起而調劑之。夫其一之、爭之、調劑之，是皆爲變所驅而不能用變者也。善用變者，有可變，有不可變，予天下以可變，而奪之以不可變。可變者文，不可變者理。今夫烟波雲氣，斯天下之至奇且幻者也，然求烟波於污池，觀雲氣于赤鹵，其爲奇與幻者無有也。故觀雲氣者必嶽麓，求烟波者必江湖。夫江湖嶽麓，自開闢至不可億算，猶故物也，而天下日

以爲荒忽怪異莫奇且幻於此此非烟波雲氣之力哉然烟波不能自爲起滅而雲氣不能自爲卷舒則皆江湖嶽麓之自爲奇幻而已烟波雲氣可變而嶽麓江湖必不可變文之有理則猶江湖嶽麓其有文則烟波雲氣也以至變之文傳不變之理雖開闢至不可億算其爲文無不可定況數科乎哉顧文運之變每視文理之勝負爲盛衰理勝于文則極治平則盛文勝則衰純乎文則亂自治而盛也文運長自長而亂也文運促成弘以上制科之文理勝之文也嘉隆之間文與理平之文也萬曆以至啓禎則文勝與純乎文之文也其變也如四時然寒而燠肅而和風馳而雷掣即方操筆落紙時已迅逝而不可留蓋無瞬息不變也乃自開闢至不可億算其爲春秋者如是其爲冬夏者如是然則非變也復也復所以爲變也是以歲之冬也必

復而爲春必不復而爲秋爲夏可知也則文運之亂必復而爲治必不復而爲衰爲盛可知也天下曰文已復古然而非復也變也何則今所復者當成弘之前而不當慶曆之下也朱子曰高祖文帝詔令只三數句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嘉祐以前其文極拙而詞氣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嗚呼此真文運之極治哉今之復古者有是乎故曰非復也然浮者變而爲清濁者變而爲正荒怪者變而爲醇雅粲粲然知文之必本於理殆將以開文運之復乎由此推之使孔曾思孟以及周程張朱之書燦然復明于天下如二儀五緯經天羅天而不息庶幾猶及見成弘以上數乃一之爭之調劑之者乃日習訓詁之說實容虛浮滑之調謂若者守溪若者震川若者崑湖荆川思泉嗚呼使數君子者在今日其爲文又不知其何若也乃舍其不可變之理而

刻畫可變之文。是猶去嶽麓離江湖而求所謂烟波雲氣而目桃繪之雲氣塑之烟波謂開闢以至不可億窮。凡爲烟波雲氣者當如是也。悲夫是爲腐儒而已矣五科翟　聚序

先生語學者有思辨之文有記誦之文二者功夫皆不可少。今人但解記誦而不知思辨。此文之所以日下也不知思辨處得力最多。思辨長識見記誦長機神。機神所附麗止于腔調句字若識見長則道理精。法度細。手筆高。議論暢。文品不可限量矣。故思辨之文不必句句合度可讀但就一篇之中得其高出在何處其弊病在何處。研窮剖析擇善而從擇不善而改故雖不佳之文皆可以長識見此即格物之學所必當引繩批根不可使有毫髮之差者也至于腔調句字乃所以襯貼其道理法度手筆議論者。固不可不熟不熟則識見雖高不能自達然腔調句

字。因時爲變在一時中又有高下異同各從其所主。但取其有當于已之機神者。讀之極熟。到行文時。自有奔湊運用之妙。即解有未當。尙有未眞。皆在所略。故每有平淺無奇之文而名家反得其用。又不可不知。凡例 程墨

凡文棄實而取虛。棄勁而取柔。棄古雅而取俗惡。棄樸直明白而取含糊輕巧。皆病中人心。而事關氣運。非細故也。近時論文。直至股尾虛字。亦以乎哉爲便。而止用歟字以殺字耳字爲道。而變用已字爾字。此種議論。不知起自何人。知其心術品行必至汚極下而不可問者。至章句辭氣。古人無一字無來歷。出於經傳爲上。出於子史古文者次之。湯霍林用冰兢二字。陳經濟無法艾千子猶譏笑其不通。今則俚鄙滿幅。王伴山悔變秀才爲學究。不知今文變學究爲白丁也。是集辭而闢之。廓如矣。大題 凡例

先生論文，以意思義論為主，不在機調。意論達，則機調自生。凡一欵一正一開一折，定有頭一皮膚陋見，識套數先到。先生謂必須撥過此番，然後有真意思，好義論出。若人人心手必然蹈襲一律者，斷無可取。（小題凡例）

呂子評語餘編卷八終

呂子評語餘編附刻

觀炙錄

作文所以講明義理。非止要文義通達而已。世人多岐講學與作文為二。最是謬見。

詩文有三字訣。曰熟裏生。

詩文一道也。縮一篇長文於八句之中。故求精甚難。其妙都在神理。不在詞句。古人詩中常有一二平淡處。却意味無窮者。今人多不識也。

問詩有含蓄者。有說盡者。是各隨體格否。曰。然。然須是說盡處仍自含蓄不盡。所以為難。

或語余曰。吾子詩固佳。惜落宋人詩派耳。余問宋詩何故不好。曰詩本性情。宋人慣說道學。失却詩中意趣。余曰。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非說道學耶然則三百篇亦大好矣其人憮然又言詩貴有臺閣氣象果人詩太寒儉余曰子美盛唐人其詩曰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何等寒儉集中如此類不一而足然則子美亦不得爲詩人耶其人又憮然問先生所著文何如曰吾文不佳惟與人往復書中有議論關係者不可沒餘並不欲存之本意此去欲勉爲之不奈今已病矣休矣異日將以此事付公等耳

呂子評語餘編附刻終